

G E W A I

格 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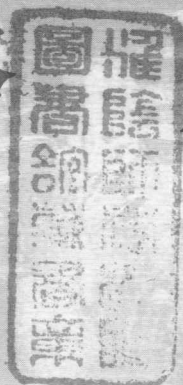
王梓夫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815147

外格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815147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7 247.7/36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格外/王梓夫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0
(2005 重印)

ISBN 7-5317-1161-3

I. 格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6552 号

格 外

Ge Wai

作 者 / 王梓夫
责任编辑 / 马合省 王学刚
封面设计 / 安 璐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邮 编 / 15002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北京施园印刷厂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印 张 / 13.5
字 数 / 330 千字
版 次 / 200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5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7-5317-1161-3/I· 1121

定 价 / 32.50 元



王梓夫，北京通州人，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异母兄弟》；长篇报告文学《生命之光》、《大运河启示录》；长篇纪实文学《净化神圣的国土》、《仇城》（合作）；中短篇小说集《昨夜西风》、《蜜月日记》、《都市里的11种爱情》、《王梓夫小说选》；《王梓夫自选集》（1~3卷）；长篇随笔《寻求活法》；散文随笔集《往事门前》；话剧《女儿行》（合作）、《夏威夷酒家》、《妃子楼》、《红河谷》及电视剧多部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作家协会理事，北京通州区文联名誉主席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。

目 录

男人气象.....	1
蝉 蜕.....	101
格 外.....	129
不如归去.....	178
春残蝴蝶梦.....	197
审 判.....	257
同胞兄弟.....	293
绝代佳人.....	309
礼尚往来.....	331
底特律的圣诞之夜.....	349
秋天的心情.....	356
死 谜.....	365

男人气象

偶尔地认识一个人，会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，有人说是缘，有人说是命运。命运是属于自己的，却往往因为别人而改变。

吴琼要了自己的命，就是从认识罗小丽开始的。

那是一个布谷声声、红花满山的五月，吴琼将自己放飞在长江支流的小三峡上。他跟着几个不相识的游客一起，搭了一条用竹篙撑着的小木船，沿着大宁河出发了。一路上，水流湍急，舟行艰滞，倒是观风看景的绝好机会。两岸山崖如削，悬棺洞穴令人发怀古之幽思；一条碧水似练，猿啼鸟鸣使君做孩童之憨态。吴琼举着相机，不断地摄取举目皆是的珍奇景象，兴奋得不能自己。傍晚的时候，船夫挽舟系缆，停靠在一个炊烟袅袅、鸡鸣犬吠的小镇边。

这是大宁河上游的巫溪镇，一个倚山傍水、层叠有致的小县城。吴琼跟着游客们一起下了船，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，觉得非常新鲜惬意。一阵笑语喧哗，伴随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一群背着竹篓的山姑迎面走来。山姑们大多豆蔻年华，衣装素朴，未施铅华，个个细腰长腿，粉面桃花，嗓音婉转清亮。她们的背后，山花如火，落霞铺锦，真可谓一群画中佳丽，天上仙娃。深山出俊鸟，他早就听说过，巫溪这个地方水好，水好可以酿美酒，可以做好豆腐，亦可以养育倩男靓女。到此一游，方知传言不谬也。

吴琼急忙举起相机，他不会放过这动人心魄的美妙画面。山

姑们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为她们拍照，哇地叫了一声，四散逃去，有如惊飞了一群仙鹤。吴琼很扫兴，又恋恋不舍，只好快快移步，想找一家旅馆住下。

吴琼是武汉市某区文化馆的一名专业摄影师。说是专业，其实一年到头也很难有几天能专心致志地搞摄影。文化馆的工作性质要求每一个馆员都要一专多能，吹拉弹唱，打球照相，布置会场，带头鼓掌，还要经常被区里抽调出去搞所谓的中心工作。吴琼就是前不久被区委宣传部调去搞一个改革开放成果展览的，一搞就是三个月，连星期天都占了。最近展览搞完了，宣传部跟文化馆打了招呼，给补半个月的假期。要不，吴琼怎么会有时间单枪匹马地来旅游呢？

他不是来旅游，或者准确地说，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。当了这么多年摄影师了，他照的相不少，可都是应时应景应题之作。什么领导考察呀，重要会议呀，好人好事呀，新经验新成果新面貌呀，他觉得这些照片都是用手摁的，不是用心照的。他追求的是艺术，兴奋点在创作激情和创作灵感上，这些领导不懂。每到年终总结的时候，他都觉得非常痛苦，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的作品，没有一个是他喜欢的，也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创作的，可是领导很高兴，很肯定，年年给他个先进，还有奖金什么的。奖金他倒不反对，只是觉得有点儿滑稽。他终于发现一个绝对的真理，文化馆是个最没有文化的地方。他觉得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屈才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杀鸡总用宰牛刀。

不过，吴琼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平时寡言少语，朋友也不多，过心的朋友就更少。他心里有气，有想法，有鸿鹄大志，可从来不跟别人说，他清高在内心深处，表面上却不露出一点儿自傲来。这样，领导认为他工作很踏实，群众认为他脾气有点儿怪，仅此而已。

这次到小三峡来搞艺术创作，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讲。他利用

的是自己的假日，花的是自己的钱，跟别人说得着吗？

他随心所欲地在巫溪镇的小街上走着，两旁是青砖碧瓦的小屋，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，甚至还有点儿东倒西歪。这些房子大概有些年头了，改革开放的暴发景象在这儿并没有显露出多少。各个小商店小门面也都是跟住户合而为一，连个广告牌什么的都没有。小商店里也不过是些油盐酱醋烟酒茶糖之类的生活必需品，没有旅游地区花里胡哨真真假假的纪念品工艺品这类的东西。没多一会儿，他就把这一条街走完了，没发现适合自己的旅馆。天色尚早，他反正也不着急，于是，又拐了一个弯，朝村外走去。村外的小山凹里有一片翠竹，几株花木，几户青篱环绕的小院，倒别有一番景致。

人生有许多岔路口，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决定命运的选择，兴与衰、荣与辱、成与败、富与贫乃至生与死，往往就在那举足移步的刹那之间。

他是踏着石块沿着一条小溪走过去的，这条弯弯曲曲清清冽冽不足百米不知名字的小溪，便引导他进入了自己的不二法门。

二

吴琼觉得眼前此情此景此溪流此山姑，有点儿像唐代大诗人王昌龄写的《浣纱女》：钱塘江畔是谁家，江上女儿全胜花，吴王在时不得出，近日公然来浣纱。

吴琼默念完这首诗，哑然笑了。他把自己比做吴王了，刚才举起了相机把她的姐妹们都吓跑了，现在她竟然跑到这无人的小溪旁来洗衣衫了。吴琼怕再一次惊扰她，便没有举相机。他想悄悄走过去，站在她的面前，不用镜头看，用眼睛看，岂不妙哉！

应该说，摄影师的眼睛是非常挑剔的。在武汉三镇，常有人说起某处有个美女，某处有个佳人，吴琼出于职业的需要，便常

常慕名前往，以求一饱眼福。待去见了，也不过尔尔，真是看景不如听景，这是他常常发出的悲叹。

可是眼前这个姑娘，却让他惊愕了。那流泄下来的秀发，那汉白玉一样的脸庞，那黑盈盈光泽流溢的双眸，还有那两条鲜藕般白嫩的玉腕，无不让他瞠目结舌。他调动自己全部的艺术才华，也无法形容这个姑娘的美丽，想用语言描绘一个美人实在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。不用说语言，就是用画笔，用吴琼那价值数万元的德国相机，也无法把姑娘的美貌表现出来。美人是不可传播的，只能亲临其侧，用自己的眼睛去观看，用自己的心灵去欣赏，用自己的情感去体验。

洗衣服的姑娘发现了他，没有逃避，也无可逃避，而且还冲他浅浅地一笑。这笑容是如此的灿烂，还带着晚霞般的金属光泽，让吴琼的整个心灵都震颤起来。

姑娘见吴琼站在她面前不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便有些嗔怒了。她的嗔怒更是妩媚迷人，像一朵似开未开的花苞，美得冷艳而含蓄，吴琼完全失去了自控的能力，钉子般地楔在姑娘的面前，灵魂飞出了七窍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姑娘说话了，莺啼燕啭，钻骨入髓，吴琼浑身战栗酥麻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这时吴琼看到了姑娘的勇敢，柔柔清泉里一块闪光发亮的彩石，这更让吴琼惊喜若痴。

姑娘站起身来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吴琼突然醒了过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想找一个旅馆。”

姑娘看着他脖子上挂的相机，问：“你是来照相的？”

吴琼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：“啊……对，不，我不是来照相的……我是来……旅游的。”

姑娘又看了看他，命令似的说：“跟我来吧。”

于是，姑娘站起来身，收拾着那些洗好的衣服，踏着石板在前面引路，吴琼老实地跟在后面。

吴琼看到，姑娘的裤脚挽在膝盖下面，露出来的那一段小腿和那小脚丫是那样的光洁美丽，像是奶酪捏塑而成的工艺品。小脚丫溅起的水花在吴琼的眼前跳跃着，冲击着他心底那模模糊糊的欲望。

原来姑娘家就是一家旅馆。近几年巫溪镇对外开放，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，原来几家公家旅馆不够用了，当地人便因陋就简，利用家里的空闲房屋办起了小旅馆。这是一个鹅卵石垒成的小院，墙只有半人高，挡君子不挡小人。三间正房，两间厢房。自家人凑合住在厢房里，把正房腾出来做旅馆。姑娘把吴琼带进正房东间，里面有两床小床，床上铺着洁白的单子，单子上放着薄薄的被子。床上挂的蚊帐也是洁白的，这一切都说明这家小旅馆是新开业的，住过的人还不多。

姑娘坦率地说：“一张床十五元钱，有热水洗澡，吃饭单算，你想吃什么我们给你做。”

吴琼看了看房间，又看了看姑娘。

姑娘做起了生意，已经没有刚才遇见陌生人的那种羞涩了。

吴琼将自己的背包和相机取下来，放在床头上。

姑娘问：“你现在洗澡吗？我给你打水。”

吴琼说：“等等，你刚才说一张床十五元钱是吗？”

姑娘点了点头。

吴琼说：“这两张床我都要了，给你三十元钱。”

姑娘奇怪了：“你一个人要两张床干什么？”

吴琼说：“我喜欢清静，不愿意跟别人一个房间。”

姑娘说：“那我得问问我娘，看她同意不同意。”

吴琼说：“我不少给你钱，她有什么不同意的？”

姑娘说：“你一个人交两张床的钱，不是太亏了吗？”

吴琼心里一阵感动，姑娘是为他着想的。

姑娘出去了，再进来的时候，左手提着一个大木盆，右手提着一只大水壶。进了门，她把大木盆和水壶放在地上，对吴琼说：“这是热水，我再去给你打凉水。”

吴琼说：“凉水在哪儿，我自己去打吧。”

姑娘说：“你是客人，怎么能让你自己去打水呢？”

吴琼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温暖，亲人般的。

姑娘临出门时又说：“我娘说了，这两张床你给二十五元钱就行了，再来人也不让住了，行吗？”

吴琼说：“不，我还是要给三十元，给二十五元你们不是吃亏了吗？”

姑娘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怪，别的客人来了，总是七缠八缠，讨价还价，你倒想多给钱。”

吴琼说：“我没有多给呀，我一个人占两张床，应该是给三十元的，咱得说理是不是？”

姑娘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

自从见到这个姑娘以来，这是吴琼第一次看到她笑。这一笑，犹如晨曦下含苞带露的花朵，鲜丽的嘴唇花瓣儿般地绽开了，露出了一口碎玉般的白牙。吴琼心里又一阵热潮荡漾。

姑娘又很快从外面提进来一桶凉水，放在大木盆旁边，说：“你洗完澡再叫我，我给你去倒水。”

没等吴琼再说什么，姑娘走了，顺手把门从外面关好。

吴琼坐在床头上，意识轻飘飘的。他总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，像是在做梦，又像是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所描写的那样，他是不是遇见狐仙了呢？过了好半天，他才明白过来，他现在应该洗澡。于是，他慢慢地脱掉那身脏衣服，往大木盆里兑好了水，将身子整个坐了进去。

此情此景，依然是不真实的。吴琼是在城里长大的，从出生的时候起，他就用的是喷头或浴缸，从来没有坐在大木盆里洗过澡。坐在大木盆里，有一种婴儿的感觉。他突然发现自己变小了，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了。有人给他端来大木盆，给他打来凉水和热水，洗完澡还有人为他倒脏水，而这样伺候他的，竟然是一个天仙一般漂亮的姑娘。这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？

吴琼慢慢地往身上撩着水，慢慢地品味着浪漫的温馨，慢慢回味着姑娘的一举一动，一笑一颦。

有人在外面敲着窗户，轻轻的，吴琼紧张起来。他不知道又要有什么美妙而冒险的事情落在自己的头上。

姑娘在窗外问他：“你晚上吃什么饭呀？”

吴琼意识到自己是在赤身裸体地跟姑娘说话，虽然是隔着窗户，但毕竟只隔了一层窗户纸，他还是有些紧张。

姑娘又在问：“你晚上想吃点儿什么呀？我娘给你做。”

吴琼说：“无所谓。”

姑娘愣了一下：“无所谓是什么？”

吴琼说：“吃什么都行。”

姑娘问：“随着别的客人吃鱼行吧？”

吴琼说：“行啊。”

姑娘又问：“你是吃米饭，还是吃面食？”

吴琼说：“吃米饭。”

姑娘走了，吴琼注意到了窗外那飘然而逝的身影。

吴琼急忙站起来，擦干了身子，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，打开门，端着大木盆出了屋，他不想让姑娘给他倒洗澡水，那水脏乎乎的自己看着都恶心。

出了屋门，一个中年妇女跑过来：“哎呀，怎么能让你自己倒洗澡水呢？小丽小丽，你死哪儿去了，快给客人倒水去……”

随着那中年妇女的叫喊声，姑娘跑了出来。

吴琼已经端着大木盆出了石头墙。

姑娘在后面喊着：“倒在外面的水沟里就行了。”

石头墙外，确有一条小水沟。

吴琼急忙把洗澡水倒进那条小水沟里。

姑娘跟了出来，弯腰接过大木盆。

吴琼问：“你叫小丽？”

姑娘点了点头。

吴琼又问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姑娘说：“姓罗。”

吴琼说：“罗小丽，对吗？”

姑娘又点了点头。

奇怪的是，这一夜，吴琼在那间小屋里，却睡得特别的香甜，几乎连梦也没有做。

三

第二天，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吴琼没有走，他想给罗小丽拍几张照片。

罗小丽红着脸说：“不行，我娘不让。”

吴琼说：“我去跟你娘说。”

罗小丽说：“你说也没用，她没有钱。”

吴琼奇怪地问：“要钱干什么？”

罗小丽委屈地说：“前些天来了一个照相的，拍一张照片两块钱，好多姐妹都拍了，她们也让我去拍，娘不准。”

吴琼明白了，心里一阵难过。

他向罗小丽解释说，他是搞摄影的，不是照相的。罗小丽不明白摄影和照相有什么区别。吴琼说，摄影搞的是艺术，照相做的是生意。做生意的人是为了赚钱，而他是不赚钱的。罗小丽还

不明白，你不为了赚钱，大老远的跑到我们这小山沟里来干什么？吴琼解释不通了，不通就不通吧。反正他跟罗小丽说了，他给罗小丽照相，一分钱都不要。而且不是给她照一张，而是要照好多好多张，照各种各样姿势的，各种各样背景的。

罗小丽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找了出来，带着吴琼上了山。开始的时候，罗小丽有点儿紧张，面对着镜头的时候总是非常僵硬。吴琼是个有经验的摄影师，他不再急于拍照，而是坐在小溪边跟罗小丽聊起了天。

罗小丽告诉吴琼，她的命是很苦的。父母就她这么一个孩子，按说该是心肝肺叶掌上明珠吧，可是从她记事的时候起，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。爸爸常年卧床不起，抱着药罐子当饭吃。家里白天舍不得吃盐，夜里舍不得点灯，省下钱来给爸爸看病用。从小学到中学，她没穿过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。她喜欢画画，曾经想当一名画家；她喜欢看书，也曾经梦想过当一名作家；她还喜欢唱歌，也想当一名歌星。可是她的理想都被爸爸当药吞下去了，最后只剩下一堆残渣倒在了路边。她初中毕业的时候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城的高中。她想念书，念完高中还想念大学。但是不可能，爸爸的病越来越厉害了，大口大口地吐血。娘整天守在爸爸的身边，山上的几亩保命田要荒芜了。她只好放下书包，扛起了锄头……

吴琼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

罗小丽慌了，他看到眼前这个男人的大脸盘子上长长的泪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真后悔，她为什么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讲这些呢？

吴琼为罗小丽感到惋惜，她这么聪明漂亮，要是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中，完全会是另一种命运。现在，她只能是一个山姑，是一棵长在路边不被人重视的野花，一粒被湮没在贫瘠土壤里的色彩斑斓的宝石。他叹息着，他想帮她，可是他又没有改变一个人

命运的能力。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男人，尽管是在勾引女孩子的时候，也不像别人那样油嘴滑舌。

吴琼开始给罗小丽照相。罗小丽跟吴琼熟悉了，不再那么紧张了。吴琼从镜头里看到了罗小丽那山花般的笑容，看到了那山泉般的眼睛，看到了那云朵般的脸颊，总是一阵阵的心动。有多少次，吴琼借着给罗小丽摆姿势的时候，都想将她猛地搂在怀里。可是他终于抑制住了自己，他不是缺乏勇气，而是不忍心。他总是对自己说，这孩子够苦的了，不能再折磨她了。

翻过一个水小沟的时候，罗小丽主动把手伸过来，拉吴琼过去。吴琼抓住了罗小丽的手便舍不得放下了。

罗小丽有点儿慌，吴琼说：“我给你看看手相吧。”

这是男人要吃女孩儿豆腐的时候最拙劣的方法，吴琼觉得自己实在卑鄙，急忙把罗小丽的手放下了。

罗小丽却认真起来：“你会看手相？”

吴琼说：“我不会，骗你玩呢。”

罗小丽不信：“你肯定会，就是不愿意给我看。”

吴琼说：“你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不好再看了。”

罗小丽说：“那是我以前的事，你看看我以后的命运怎么样？”

吴琼无奈，只好把罗小丽的手抓过来。

这是一双非常漂亮的手，十指纤纤，有如春笋。让吴琼难过的是，由于长年干粗活重活，水冲石磨，她的手上已经长满了硬茧，粗拉拉的将那掌纹都改变了。

吴琼端着罗小丽的小手看着，沉吟了好半天，才感叹地说：“你应该离开这儿。”

罗小丽吃了一惊：“离开哪儿？”

吴琼说：“离开这穷山沟，你不应该过这种苦日子，这太不公平了。”

罗小丽问：“这就是我的命吗？”

吴琼说：“命运对你是不公平的。”

罗小丽又问：“你是说我不能认命？”

吴琼说：“任何人都不能认命，再说你还这么年轻，对了，你多大了？”

罗小丽说：“你们大城市里的人都说周岁是不是？”

吴琼说：“说周岁虚岁都行。”

罗小丽说：“到了下个月，我就满十七岁了。”

真是太年轻了，花季的年华，吴琼的眼睛又湿润了。罗小丽呆呆地看着沉默不语的吴琼，吴琼却把她的手举起来，举到自己的唇边，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
罗小丽没有拒绝，她甚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

四

大宁河之行，像一个储存在吴琼记忆硬盘里的一个梦，时不时地一个命令输入进去，那个梦就会在他的脑屏上清晰地显现出来。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梦，一个离现实越来越远的梦。

吴琼在大宁河给罗小丽拍的那些照片，冲洗完以后便连同底片一起寄给了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张也没有留。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此生此世，怕不会再见到罗小丽了。就是有朝一日再重访大宁河，也会像崔颢那样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与其让那些缠绵悱恻的遗憾折磨自己，还不如抽刀斩断那不属于自己的情丝。

这是吴琼的一段微妙而隐蔽的感情波澜，他不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。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实际上也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那算得上是什么呢？一片云曾经从你的头顶上飘过，或许还停留了一会儿，但毕竟又飘走了，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……

所以，一年以后，办公室主任急呼他的BP机，说有一个姑娘从山里来，说是他的亲戚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是罗小丽。

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日子，下班以后他没有回家，而是骑着自行车绕过了喧闹的市区，来到了珞珈山后面的东湖边上。他顺着梧桐大道漫不经心地骑着车，心里幽幽的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儿。也许这就叫孤独吧，一种浓重的孤独感常常像魔症一样缠绕着他，挥之不去，躲避不开，排解不掉。

也不是排解不掉，当孤独感向他袭来时，他从来不像别人那样，找朋友聊聊，跟家人聚聚，或是三杯通大道，一醉解千愁。相反的，他甚至渴望孤独，愿意细细地品味孤独。这个时候，他便骑着自行车来到长江边上或东湖边上，让孤独啃嚼着自己的心灵，用疼痛麻醉自己的灵魂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BP机响了，让他马上回文化馆。BP机连响了三遍，这引起了他的重视。他骑着车往回走，依然是漫不经心的，他还没有完全从因孤独酿就的白日梦里摆脱出来，这种白日梦常常像游丝一样绵绵不绝。

进大门的时候他没有下车，看传达室的老头儿叫住了他。这时候一个姑娘已经来到了他面前，他没有在意，连看也没有看一眼，他还惦记着传达室的老头儿在喊他。

当那个姑娘已经站在他自行车的前面，清清楚楚地叫他吴哥的时候，他才惊愕了。

姑娘像是看出了他的疑惑，急忙说：“吴哥，我是罗小丽呀，你不记得我啦？”

吴琼猛醒过来：“怎么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你从哪儿来？”罗小丽见他认出了自己，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，代替语言的便是哗哗不断的泪水。

吴琼慌了：“小丽，出了什么事？”罗小丽只会流泪。